

白蛇傳說之原型意涵論李碧華《青蛇》 中的女性愛慾與命運

王秀珊*

摘 要

白蛇傳說為中國民間四大傳說之一，香港著名通俗言情小說家李碧華曾改寫為現代小說《青蛇》。她讓筆下的青蛇取代白蛇成為故事主要人物，更安排她介入白許兩人之間，顛覆美好的愛情傳奇。然而，李碧華小說的獨特魅力部分來自她與古典小說傳統的某種連接，於古今人生的對話中所召喚出來的，屬於我們每個人都企盼過或經歷過的種種愛慾糾纏與人生體會，這或許就是通俗文學在寓教於樂之際，潛藏於文本中的一種原型意涵。本文主要著眼在《青蛇》中對白蛇傳說的原始意象與原型意涵之調動與呼應，說明其中對人性與男女愛慾的觀察體悟，在通俗流行的表象下，與女性的愛慾及其命運極為相關，且自亙古以來不斷重覆的人生主題與啟示。

關鍵字：白蛇、青蛇、李碧華、原型、女性愛慾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一) 白蛇傳說與李碧華《青蛇》之古今對話

白蛇傳說（或謂白蛇故事、白蛇傳，統稱白蛇傳說發展而出一系列的相關民間傳說故事、小說、戲劇等），為四大傳說之一，¹向來為民間津津樂道，是學者研究的熱門對象，也是文學家好以改編的題材。香港著名通俗言情小說家李碧華（1959-），因《胭脂扣》、《霸王別姬》等小說備受學界注目，其改寫白蛇傳說的小說《青蛇》，更是眾多改寫作品中最為叛逆的。有論者指出，在李碧華對白蛇傳說的重新詮寫當中，她讓筆下的青蛇取代白蛇成為故事主要人物，更安排她介入白許兩人之間，顛覆美好的愛情傳奇，雖是對人性之愛慾糾纏多有批判，卻仍有所眷戀；這反映了即使是身處情欲多元開放之社會中的現代男女，其心中也有某些亙古不變的渴望與憧憬。²特別是她經常改寫古典題材，且往往憑著她奇絕的想像力和獨特的香港意識，在引人幽思的過往時空中挖掘出瑣碎細微卻又驚天動地的歷史奇觀。³王德威便指出：

自 80 年代中期以來，她以《胭脂扣》、《青蛇》、《霸王別姬》等作，演義香港市井人生，點染豔異色彩，廣受歡迎。李碧華文字疏散，筆下不無矯情時刻，但她的慵懶與世故，反而成就一種獨特魅力。尤其在編擬前世今生的鬼魅故事，串演警世陰陽的教訓時，她其實已不自覺地繼承了宋明民間話本烟粉加靈怪的傳統。⁴

¹ 本文所謂「白蛇傳說」，即指自明人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始，關於白素貞與許宣（仙）的故事演變之相關古典文本，主要包含清代乾隆年間先後出現的三部《雷峰塔》傳奇：黃圖珖（1699-約 1752 後）看山閣本《雷峰塔》、梨園抄本、方成培（1713-約 1808）水竹居本《雷峰塔》。參范金蘭於《白蛇傳說型變研究》第三章至第五章的論述所歸納。見氏著：《白蛇傳說型變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53-198。

² 如陳燕遐言《青蛇》之所以引人入勝，乃因其「點染情欲」更勝於「點悟蒼生」：「表面上處處指出男女間의 互相欺騙，實則在故作譏諷的洞悉世情中，難掩對情欲的執迷與憧憬」，以此「滿足讀者在平凡人生難有的貪嗔癡愛幻想」。見陳燕遐：〈流行的悖論：文化評論中的李碧華現象〉，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 147-148。相關論述另有李胤霆：《從李碧華「故事新編」看女性角色之再造》（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 66-91。

³ 周蕾評電影《胭脂扣》中以細節構築另一個時代的文化與歷史空間之特點，云：「李碧華與關錦鵬卻用一些被社會鄙視、從事被社會鄙視的行業的人物，來創造一段既具魅力又瑣碎不堪、既驚天動地又一文不值的歷史。」此一特點亦反映在其善於自歷史與文本的留白處生發想像，顛覆既定觀點以改寫古典故事之手法上。見周蕾著，羅童譯：〈愛情信物〉，《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51-52。

⁴ 王德威：〈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 II：香港的情與愛〉，《現代中國小說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

可見，除了作者本身的特性之外，李碧華小說的獨特魅力部分來自她與古典小說傳統的某種連接與呼應，或可以說，其「探勘情欲輪迴，冤孽消長，每每有扣人心弦之處」，⁵莫不是在與古今人生的對話中所召喚出來的，屬於我們每個人都企盼過或經歷過的種種愛慾糾纏與人生體會，而藉此使作者自己與讀者大眾都能有所滿足與獲得的提昇。這或許就是通俗文學與民間故事在寓教於樂之際，所涵藏的一種真摯心意與古老智慧。

對於李碧華以現代眼光觀照古典人生的特色，今日學界多論其小說中翻案情節之敘事策略、文本互涉、女性情欲與主體意識，更常被放在現代香港政治意識或歷史文化的脈絡下進行討論，特別是其作品中情欲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得到許多關注，且蔚為主流論述。⁶有論者曾指出，在貴雅賤俗的文學評論建制中，面對李碧華這樣的流行作家，「難以想像有人用神話、原型、心理分析、結構主義等一般慣用來分析公認為『超穩定文學作品』的方法」閱讀她的小說。⁷事實上，當她在小說中動用與改寫了古代的傳說或民間傳奇故事時，悠遠流傳下來的古典文本自身即已有著「超穩定」而又豐富的蘊涵，可供參照比較古今異同之處。近人亦注意到白蛇傳說於重述與改寫時的豐富承載性與變化性，⁸然而，除關注於女性情欲或敘事結構等要素之融入現代體驗的論述外，少有針對白蛇傳說中所具有的原型意涵與其改寫作品之間的系統性關聯加以闡說。因此，本文主要著眼在《青蛇》中對白蛇傳說的原始意象與原型意涵之調動與呼應，⁹從中展現了其對人性與男女愛慾的觀察體悟，在通俗流行的表象下，與女性的愛慾及其命運極為相關，亙古以來不斷重覆的人生主題與啟示。

社，2003），頁 313-314。

⁵ 王德威：〈世紀末的中文小說〉，《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221。

⁶ 如李小良：〈邊緣寫入中心：李碧華的「故事新編」〉，見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 209-240，以及許子東：〈略論海外華文小說中的文革敘述〉，《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臺北：麥田出版，2000），頁 290。此外，另有專書，如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同註 2。

⁷ 李焯雄：〈名字的故事——李碧華《胭脂扣》文本分析〉，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臺北：書林出版社，1994），頁 287-288。

⁸ 如，董上德：〈「白蛇傳故事」與重釋性敘述〉，《中山大學學報》第 6 期（2007），頁 58-64，接 131。侯春慧：〈白蛇傳奇與現代體驗——以李碧華小說《青蛇》為中心看一個傳說的流變〉，《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09），頁 72-75。高豔芳：〈現當代文學史視閩下的作家文學白蛇傳書寫〉，《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6 卷第 3 期（2014），頁 84-88。

⁹ 所謂「原型」（archetype），來自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7-1961）的集體無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之說。榮格認為個人無意識固然有個人的特性存在，然而它亦依賴並來源於先天便存在、更深一層的「集體無意識」。它具備所有地方和所有個人普遍皆有又大體相似的內容和行為方式，遂組成一起個體的共同心理基礎，存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卡爾·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北京：三聯書店，1987），頁 23-24。

(二) 白蛇傳說中的女性愛慾及其命運

向來論及男女兩性（或男男、女女）之間在肉體與情感上的心理意識與彼此之間的關係與現象，多以「情欲」，或「情慾」等字代表之，¹⁰而「欲」和「慾」之間雖有些差異，如前者本乃人之欲望的整體指稱，包含愛好、意願、需要與色慾等，後者則是由其衍生而來，指向更多感官層面的慾望，但在混用之下，已漸不分。本文擬以「愛慾」指稱前人所論之「情欲」或「情慾」，除了包含上述的意義之外，更欲突出主要由「愛情」所帶來的諸多慾望與現象，並以此統合傾向於純粹滿足身體需求的「慾」，以及相對於傾向能提昇自我、超越一己所欲的「愛」，又以之呈現出兩者之間層次的不同，但又難以或離的關係。

據羅洛·梅（Rollo May, 1909–1994）所言，人們常以為愛慾只指向性慾而已，並相混淆，事實上，它是人類一種強大的原始生命力。：

換句話說，愛慾是吸引我們的力量。愛慾的根本要素乃在於，它是從前面牽引著我們，而性是從後頭推促著我們。……愛慾乃是促使我們與自身所歸屬者結為一體的驅力——與我們自身的可能性結合，與我們生命世界中的重要他人結合，而正是透過與他們的關係，我們才能發現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愛慾即為人內在的渴望，……推動著人去參與各種形式、可能性與較高層次的意義，其中即包含了生理、美學與倫理的向度。然而，性慾是一種需求，愛慾是一種慾望，愛與慾的混合往往使愛情變得複雜。¹¹

雖然愛中雜有慾望，但其目標主要是透過與重要的他人之關係，促進自我實現，而就愛慾對我們每個人的意義而言，它更是一種提昇於性之上的存在狀態，乃是對自我完成的一種希冀、慾求，甚至是對自我之永恆的探索、永續不竭的擴充。¹²本文所定義之「愛慾」，實包含了上述羅洛·梅所說之「性」與「愛慾」，且以愛情所引發的相關慾望為主。

據前人研究，就蛇所象徵的旺盛之性能量，¹³以及與人相戀的異類身分，白娘子執意要來人間經歷愛慾的動力，亦可視為一種自我的追尋、提昇與實現。此外，就榮格門徒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 1905–1960）所提出的「大母神」原型理論而言，愛慾在

¹⁰ 林賀超：《香港小說中的情欲與政治》（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2），頁1。

¹¹ 羅洛·梅（Rollo May）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94–95。

¹² 同前註，頁93–94。

¹³ 除了整理說明全世界普遍有著關於「蛇形象」所具有之性力量、重生與對立共生的多重象徵之現象外，蔡春華亦指出原型批評中蛇意象與性意涵密切相關。見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12–14。

人類心理中留有古老大母神崇拜的影響，她同時掌管吸引人們的愛慾，以及令人恐懼的死亡，因此在男性的無意識中兩者總是相連。¹⁴而許宣之所以對白娘子又愛又怕的心理正在個人愛慾與道德教條的衝突，遂具體融合投射於白娘子美麗多情、法力高強卻又非人的身分之上，被視為所謂「美女蛇」的故事類型，蘊涵著上述的心理原型。¹⁵此一矛盾的現象亦呼應羅洛·梅所言之原魔（daimonic，或譯為「原始生命力」）¹⁶的存在，而唯有面對與承認自身具有的原魔，並將之與自我意識整合，才能有健全的主體意識和人格發展。因此，羅洛·梅對愛慾與人我之間的關係總結為：「在人際關係中，存在著一種動態辯證關係，即人們必須在有能力給予也願意給予的互動中，得以適時伸張或調整自我，以參與一段真誠的關係。這個動態辯證關係雖然游移在剝削伴侶的邊緣，但缺少了它，人與人之間又失去活力。」¹⁷可見，愛慾的神秘性與無可抵抗之本質，往往在人類文明和自我意識，以及人我之間的關係引起衝突，但衝突也是轉化提昇的關鍵。羅洛梅即言，於此同時人們也面臨一個重要抉擇，主要關於自我能否面對挑戰，進而提昇自我意識與人格的完整；抉擇之中實亦包含了個人對自身命運的熱愛，一種對人類之有限性的接納與肯定。¹⁸

對於古代女性而言，男尊女卑的社會文化與禮教的約束，即使是強烈如愛慾的本能需求，不論她們反抗與否，往往被壓抑，最終只能沉默地接受自己命運中的有限性，白娘子的被鎮壓即是一例。然而，重新解讀男性社會異化女性與其愛慾的敘事文本之後，白娘子的抉擇與犧牲，對於後世的女性而言，另有一種對女性愛慾與命運的原型解讀，並不只是一則淒涼的警世寓言或愛情傳說而已。是故，論述李碧華的《青蛇》或可以白蛇傳說的原型意涵為基礎，映照出其中涉及兩性愛慾的關係與母題，進而展現古典與現代女性面對愛慾糾葛所產生之穿越時代的對話與體悟。

二、白蛇傳說中關於女性愛慾與命運的原型意涵

¹⁴ 見埃利希·諾伊曼 (Erich Neumann) 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3-180。

¹⁵ 「美女蛇」的故事流變參見〔美〕丁乃通 (1915-1989) 著，陳建憲、黃永林、李揚、余惠先譯：〈高僧與蛇女——東西方「白蛇傳」型故事比較研究〉，《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頁 1-60。

¹⁶ 羅洛·梅指出，「任何有能力佔據個人整體心智的自然作用，即為原魔 (daimonic)。性與愛慾、怨氣與憤怒、以及對權力的貪念，都是原魔的實際呈現。原魔具有創造性力量，也可能帶來毀滅，但通常是二者兼具。」〔美〕羅洛·梅 (Rollo May) 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同註 11，頁 172。

¹⁷ 羅洛·梅 (Rollo May) 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同前註，頁 206。

¹⁸ 羅洛·梅 (Rollo May) 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同前註，頁 102-103。

（一）白蛇傳說中關於愛慾的原型意義以及相關的性別文化意涵

1 美女蛇故事的原型意義：體現男性愛慾與恐懼的寓言

據蔡春華所言，蛇具有多重原始意涵。其是一古老的圖騰動物，牠能蛻皮再生，被視為神靈；又水陸兩棲，因而被視為同時具有兩性之特質的象徵，如白天與黑夜、光明與黑暗、創造與破壞等，又稱為兩極共生性；尤其，其本身有旺盛的生殖力，身形長軟，性喜低濕，往往令人聯想到陽具或女陰，因此具有強烈的性暗示意味。綜合古今中外，蛇的多重象徵有著欲望、邪惡、水患、怨恨等內涵。蛇形象中雖涵有母系文化的遺痕，但隨著父權制取代母系文化，女性地位低落，往往通過對蛇的描寫表現女性情慾豐沛和恐怖的雙重特性。¹⁹這一點是與白蛇傳說最為相關的原型意涵，可追溯至主宰愛慾與死亡的大母神之原型意象。

原型呈現人類自遠古以來共同的生活經驗與命運碎片，是集體又普遍的心理現象，也類似於人的一種先天的、超個體的本能反應或行為模式，常常存在神話、童話與民間故事之中。²⁰程金城指出，在文學批評中，或有以下的意涵，如指一種故事母題或意象的反覆、象徵和創作模式的置換變形、或「一種有共同性、相通性的深層模式在文學作品中的規律性反覆」等。²¹白蛇傳說在民間流傳已久，欲考其確切的源流，但見眾說紛紜，難以論斷，²²然而，關於白蛇傳說中所存在的原型意涵，丁乃通的研究對我們有重要的啟發。首先他認為白蛇傳系列的故事在民間流傳久遠，其應與西方「拉彌亞」(Lamia)一型故事相同，源於古老的民間文化，而明人馮夢龍(1574-1646)編撰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可能是最先在中國出版這個故事的人。²³

丁乃通認為拉彌亞故事所描繪的女蛇妖是「能給男人以榮華富貴，同時也給他帶來災禍的女精靈」，此種女性形象顯現出一種古老而原始的成分，而這可以追溯到以巴比倫女神伊士塔為代表的大母神特徵，即源於初民對性愛既渴望又害怕的矛盾心理，造成女神令人又敬愛又恐懼的雙重性格。此一女神形象演化到後來，受文明思維的影響而漸漸形成善惡分流的情況，將其不良的特性排除，並將之轉移至另外創造出來的妖魔身上。²⁴

¹⁹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14。

²⁰ 卡爾·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同註 9，頁 5-54、121-122。

²¹ 程金城：《原型批判與重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4。

²² 見朱眉叔：《白蛇系列小說》（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頁 4-76；同註 1，頁 53-76。

²³ 丁乃通（1915-1989）著，陳建憲、黃永林、李揚、余惠先譯：〈高僧與蛇女——東西方「白蛇傳」型故事比較研究〉，《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同註 15，頁 11。

²⁴ [美]丁乃通（1915-1989）著，陳建憲、黃永林、李揚、余惠先譯：〈高僧與蛇女——東西方「白蛇

對原始初民而言，大母神原型是在人類心理中起作用的一種內在意象，其時人類的自我意識尚未發展健全，因而此原型的意象乃描述人們心理處於無意識（the unconscious）狀態中。²⁵由於原始初民視女性子宮為具有生育和貪婪的雙面性，故而大母神又主宰著愛慾與死亡。²⁶丁乃通又指出，美女蛇最初是淫欲與罪惡的象徵，甚至是帶著不懷好意的陰謀，表現出人們心中深層的恐懼。這也是白蛇傳說初期之惡獸型階段的主要形象。²⁷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思維轉變，後來出現了得道者，由於他的幫助可以驅除美女蛇，保護男子的安全；因此，這故事的主題思想正在於好色招禍，唯有得道者能救之，以此宣揚一哲學或宗教的信條，顯示男性不論如何必要運用理性戰勝自我的慾望與恐懼。²⁸吃人的恐怖蛇女便是因此經過男性刻意渲染、塑造出來的形象。

在白蛇傳說演變中最具代表性的記載，即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以下簡稱馮本），其中的敘事話語與題旨便充分表現出男性對白蛇所代表的愛慾的恐懼。誠如張錯所指出，由於女性是被支配的附庸身份，男性權力社會便決定了她的愛慾之善惡，白娘子與許宣的人蛇戀便是被這一種男性支配的話語所敘述。故而，白娘子出於愛慾為許宣所做的一切愛護體貼之事，往往招來禍端，被視為陷害許宣的詭計。馮本便是以此極端大男人主義的描述突顯人善獸惡。²⁹

可知馮本與拉彌亞故事有相同之處，原本都是寫給男性面對愛慾誘惑的警世寓言。然不同的是，中國的白蛇日後卻由妖漸漸演進成人，許宣亦由畏懼演變為專情，法海亦由除妖高僧變為頑固不講人情的愛情阻撓者，使白蛇傳說在民間越發突顯出愛情自由被剝奪的社會問題。³⁰馮夢龍雖然對白娘子形象的描寫帶有同情，也是白蛇形象演進最早的重要環節，但究其總體寓意而言，對於女性及其所代表的愛慾，仍是戒慎恐懼的。後來，經過一眾作家幾度改寫，進一步對白娘子形象中的妖性作一徹底的抹滅，並加以人性的改造，使

傳」型故事比較研究》，《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同註15，頁12-13。

²⁵ 埃利希·諾伊曼指出，意識被經驗為「男性」，無意識則被經驗為「女性」，而原始初民自我尚未發展前是處在大母神主宰的無意識狀態中，當歷史上男性逐漸壯大，則人類發展進程中意識亦增強。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同註14，頁3-5、148-149。

²⁶ 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同註14，頁174。

²⁷ 在古代中國女蛇妖幻化為人並害人的故事見於《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八〈李黃〉、〈李瑄〉，以及馮氏所編著的《情史》中〈蟒精〉的故事。三者皆為蛇女妖化為美女誘人以取其精血心肝，其中的女妖形象與故事情節，除了含有人對蛇的一種與生俱來的原型恐懼外，還影射著唐代士人與妓女的交往關係，並寄寓著好色亡身的勸誡，是「惡獸型」階段的特色。朱眉叔：《白蛇系列小說》，同註22，頁98；以及見氏著：《白蛇傳說型變研究》，同註1，頁54。

²⁸ 丁乃通（1915-1989）著，陳建憲、黃永林、李揚、余惠先譯：〈高僧與蛇女——東西方「白蛇傳」型故事比較研究〉，《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同註15，頁14。

²⁹ 張錯：〈蛇蝎女人——復仇與囚禁的女性形象〉，《批評的約會：文學與文化論集》（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1999），頁188-191。

³⁰ 丁乃通（1915-1989）著，陳建憲、黃永林、李揚、余惠先譯：〈高僧與蛇女——東西方「白蛇傳」型故事比較研究〉，《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同註15，頁57。

其形象更完美、善良而深受人喜愛。³¹因而，白娘子遂由「妖精」、「靈蛇」而變為一「理想的女性」。³²

雖然白蛇形象產生如此巨大的轉變，主要來自民間對追求愛情自由的同情和企盼，但是，從中亦可見到，在男性主導的社會文化與文本敘述中，女性形象不外兩種典型：不是吞噬男人精血的恐怖女妖，便是前來犧牲救贖的賢妻良母。大體而言，乃是由於男性社會已將性愛「去神聖性、倫理化與私有化，女性在情慾世界開始面臨被邊緣化的命運。女性的心聲（voice）從此被消音，女性從此被客體化；也從此，情慾觀備受扭曲」。³³以此觀中國古典小說描寫女性的傳統，亦往往呈現出僅限於貞烈或淫蕩的兩種形象，對女性愛慾與其心理歷程少有反映，故而，李碧華筆下的青蛇直指清代陳遇乾將她倆「寫成『義妖』，又過份的美化，內容顯得貧血」，³⁴呈現不出她們真正的愛慾經歷。

2、白蛇故事中所潛藏的女性聲音

不過，女性對愛慾的呼求仍然在男性敘述的話語中，藉白娘子的形象與求愛的行為，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馮本中，呈現了男性面對愛慾衝動與現實限制的掙扎過程與軟弱心理，但令人覺得奇怪的是，在故事中，白娘子對自己的丈夫是忠貞的，並且未嘗惡意傷害過他或任何人，最終她卻因為是一個女蛇妖而受到嚴厲的懲罰。就整個故事來看法海的偈語：「奉勸世人休愛色，愛色之人被色迷。心正自然邪不擾，身端怎有惡來欺？但看許宣因愛色，帶累官司惹是非。不是老僧來救護，白蛇吞了不留些。」³⁵其中有一重大矛盾處，即白娘子並無害許宣之心，許宣三番兩次懷疑她，要從她身邊逃開，但白娘子往往軟語安撫勸留；逼不得已才口出惡言逼迫之，然吃人實不是其本意。偈語中的觀念明顯是承自上述白蛇傳說尚處於「惡獸型」階段的主題思想，認為女妖以美色誘人，為的是吃人害人；如此女妖並無人性之愛情或善念，十分不同於機智果敢、主動追求愛慾並十分執著的白娘子。這樣的矛

³¹ 黃、方兩人各有其對話本中人物與情節的潤色修改，但兩人對白娘子形象改造上有一共同點，即是除去其妖性，使其更近人情，甚至賦予她堅貞賢淑的傳統婦女之美德。同註1，頁106、125。黃本與方本見清·馬如飛、清·黃圖秘、清·方成培等撰：《白蛇傳合編》（臺北：古亭書屋，1975），頁286-338、頁339-419。

³² 見李豐楙：〈白蛇傳說的「常與非常」結構〉，收錄於李亦園、王秋桂主編：《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6），頁415。

³³ 呂健忠譯著：〈引論〉，《情慾幽林：西洋上古文學選集》（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55-56。

³⁴ 李碧華：《霸王別姬 青蛇》（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頁394。本文所引《青蛇》內文皆本此版，其後引文選標頁碼，不另加註。

³⁵ [明]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下冊（臺北：里仁書局，1991），卷28，頁445。

盾結構被認為是馮夢龍遭遇寫作上的兩難：其既欲遵循規範，又試圖伸張個人欲望，甚至在警戒色慾總體結構下，暗示了愛慾的追求是宗教理性、社會禮教也難以遏止的人之常情。³⁶馮氏在人物形象與情節結構上的不對應，雖是中國小說常見的結構鬆散的問題，但亦可視為一種「異樣的寬頻」：

讓不同聲音以同等的權力說話。從解構主義者的角度看，這些文本的全部意義剛好可以在其各部分之間的不可化解的張力中被發掘。³⁷

例如，蔡春華將民間故事中視追求愛情自由的女子為蛇的一種隱喻，解讀為男性社會對女性愛慾的異化：「女子在執著追求愛情的狂熱狀態下就是『蛇』，理解者同情者可視之為常態，反對者不理解者則視之如異端。」³⁸馮本固然在白蛇傳說中，呈現出男性對於女性所象徵的強烈原始愛慾的陷落與恐懼，但在文本為男性所掌握的敘述之下，白娘子愈演愈愈多情執著的形象除了代表著民間大眾對追求愛情自由的呼聲，並且還涵藏著一種屬於女性的聲音，幽幽訴說關於愛慾與自我發展的一種原型命運。

（二）白娘子的愛慾與命運

由於原型提供一行為模式和想像模式，可以把心理資料整理為象徵化的意象群與意象組合，因此，不分國家民族，在人類深層心理中實存在著某些恆常的關聯，可供作結構性分析。³⁹當敘述者以女蛇妖這一原型意象為文本敘述中心，已然調動許多關於人類整體、男女兩性、社會文化的遙遠記憶與情感，有著愛慾與理性、崇敬與卑屈、迷戀與恐懼、犧牲與成長等主題的內容。是故，本文嘗試以兩性關係之神話原型為參照，欲進一步掌握白蛇傳說其中關於女性愛慾與命運的主要意蘊，以作為現代改寫白蛇傳說之小說《青蛇》的論述基礎。

馮本中，白娘子最深刻的悲劇意涵，在於許宣對白娘子的身份起疑，最後在愛情與自我保護的衝突中，選擇了後者。蔡春華指出，此種悲劇模式的內涵，不僅是「癡情女子負心郎」主題的托出，更在「人」、「獸」兩者之間標舉出高低分野，注定了蛇女追求所愛終

³⁶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03-105。

³⁷ 〔美〕艾梅蘭（Maram Epstein）著，羅琳譯：《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2。

³⁸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97。

³⁹ 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同註 14，頁 6。

將落空的命運：因為她是異類，不只是愛，連作為人的權利都不可得，這是她最大的悲哀。更進一步說，這也影射被物化了的古代女性的一種悲哀，只有透過否定自我的方式，以非常態的變形才能勇敢地表達對愛的渴望，甚至是愛而不被愛的悲哀。⁴⁰這一點在現代女性李碧華所改寫的小說《青蛇》中，同樣不變，白蛇最深刻的悲哀，正來自許仙不忠於愛的自私算計。

青蛇的形象則也隨白蛇故事的傳衍而演變。據范金蘭的研究，較早的主要版本中，小青原本是青魚精，擔任為許白兩人牽線的角色。直到黃圖珽《雷峰塔傳奇》中，遂改青魚為青蛇，成為白蛇同類，並且讓白蛇為拉攏青蛇做紅娘，允諾其可以平分恩愛。後來的白蛇故事中因此亦發展出小青成為偏房，甚至也為許家產子的衍生情節。⁴¹然而，綜觀青蛇前後增益的形象變化，其也有大體不變之處，即富有情義，是為白蛇抱不平，同生共死的忠誠婢女，也是與白蛇可同甘共苦的姊妹。整體而言，青蛇是陪襯白蛇的輔佐角色：妖性強的負面設定可以襯出白蛇的多情富人性，而重視情義、打抱不平的正面設定，則可以反襯許仙的懦弱、法海的無情。⁴²即使李碧華以青蛇為其小說中最主要的敘述者，然而，故事的主角仍然是白蛇，以及她的一次人世愛慾之歷程與啟示。至於青蛇，雖然她的所思所感是連貫小說情節發展的軸心，但那一切不過都是圍繞著（她曾介入的）白蛇與許仙情感波折的觀察體會；即使冷眼旁觀的她最後也投入了愛慾的試煉中，甚至掌握著白許二人愛情延續與否的決定，但那也只是白蛇故事中的一種可能變數，為女性愛慾所遭遇的難題作一側寫。⁴³終究，白蛇被鎮壓、被辜負的情劫還是來臨，李碧華只是借青蛇此一角色以旁觀、以口述、以介入、以撰寫，為男女兩性在愛慾試煉中的各種現象，現身說法，作一見證。

雖然白娘子的愛慾落空，但她積極主動的行動與熱烈純真的期盼，以及她的遭遇所代表的女性愛慾與命運，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其中或有女性自我成長的啟示。在兩性關係的原型神話——賽姬故事中，我們亦可以找到相似的母題，即女性自我發展與愛慾的密切關係，而白蛇與青蛇所具有的原型意涵或可有所揭示。因此以其與白蛇傳說與《青蛇》互為參照。

⁴⁰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01。

⁴¹ 見氏著：《白蛇傳說型變研究》，同註 1，頁 375-376。

⁴² 見氏著：《白蛇傳說型變研究》，同註 1，頁 376-377。

⁴³ 陳燕遐曾言：「一直在指點故事、品評人物的青蛇，其角色並不在解惑，反而在扮演一個既可以旁觀又全情投入的遊戲參與者，一個清醒的局中人，讓人乍以為現實人生也可以同樣兼善。」雖然陳氏將小說中的男女愛慾視為李遊戲情欲之作，忽略了白蛇故事與《青蛇》中的深刻蘊涵，但陳氏從流行小說文化與讀者之間的關係論述青蛇一角在小說中的功用，卻也指出青蛇在這場愛慾試煉中的旁觀與評判的角度。見陳燕遐：〈流行的悖論：文化評論中的李碧華現象〉，同註 2，頁 148。

1 原型女性的愛慾與命運——以賽姬故事為參照

(1) 女性自我發展與愛慾之關係：在愛慾的體驗中發展自我意識、體嘗自我存在

由艾瑞旭·諾伊曼 (Erich Neumann, 即前揭書《大母神——原型分析》作者埃利希·諾伊曼) 撰寫, 呂健忠譯介的《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一書中, 提出賽姬故事作為一則女性心理發展寓言：賽姬 (Psyche, 本意是蝴蝶, 也象徵著心靈、靈魂) 是人類, 主要象徵女性的自我, 尤其是已發展的意識方面的自我, 經歷一連串考驗而終能與所愛丘比德 (Eros, 本意是愛慾) 結合的故事, 以此暗喻著靈魂尋愛, 歷盡艱辛而最終獲得安寧的一段歷程。⁴⁴其故事概要大致整理如下：

賽姬因其絕世美貌引起世人的崇拜而觸怒了維納斯 (Venus, 另名為 Aphrodite)。維納斯便命令自己調皮頑劣的兒子丘比德前去懲罰賽姬, 好讓她愛上這世上最醜惡的怪物。然而, 丘比德對賽姬一見鍾情, 便在讓眾人和維納斯都以為賽姬嫁給惡獸的狀況下, 偷偷娶了賽姬, 但是卻不讓賽姬知曉他是神的身份, 更不讓她見自己的相貌。雖然備受愛護, 但賽姬一時聽信了嫉妒的姊妹們的挑撥, 而觸犯了禁忌；在偷看熟睡的丘比德時, 萌生了愛意, 卻也不小心滴下熱油燙醒了他, 因而丘比德轉身飛離, 留下賽姬一人；為了追尋所愛, 身為凡人的賽姬踏上艱辛的冒險旅程。後來, 在眾多協助之下, 賽姬經過一連串的考驗, 最後因為她為追回愛人而犧牲奉獻的精神, 獲得了神的認同, 感動了丘比德, 而被封為女神成為丘比德的配偶, 並生下一女, 名為「歡樂」。(頁 45-77)

呂健忠總結艾瑞旭·諾伊曼所論, 認為這是一場維納斯與賽姬, 亦即女神和女人的戰爭, 呈現了女性心理的兩大發展：

其一, 呈現意識從原本的無意識統一體分化而出；其二, 呈現人類歷史值得大書特書的一步, 女人從此得要為自己做的決定負起責任, 因此她們的經驗不再只是受制於眾神獨斷獨行的意志或種種超個人的勢力。(呂健忠：〈中文版序〉, 頁 32。)

⁴⁴ 呂健忠將希臘神話中的 Eros 譯作「愛樂」, 並指出其在羅馬神話中的兩個分身是丘比德 (Cupid) 和阿摩耳 (Amor), 是把「慾」和「愛」擬人化的神。見呂健忠：〈中文版序〉, 艾瑞旭·諾伊曼 (Erich Neumann) 著, 呂健忠譯：《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 2004), 頁 28。此則故事與分析後又收入呂健忠：《陰性追尋：西洋古典神話專題之一》(新北市：暖暖書屋文化出版, 聯合總經銷, 2013)。本文所論賽姬故事之內容與理論皆見於《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一書, 在本小節中, 除非有說明必要, 其後引文將於其後括號加上篇章與頁碼, 不另加註。

上述所言強調的是，經歷追尋愛慾的考驗之後，女性得到自我意識的發展和抉擇的自由與權利。雖然賽姬就像太陽英雄 (solar hero) 神話中的英雄一樣，接受心靈的考驗與歷險 (頁 169–170)，然而有別於英雄的斬除象徵無意識的妖魔，她是藉著強烈的愛情需求和以此為基礎的異性接觸，進而發展自我意識，方才完成了人格整合的個體化 (individuation process) (頁 180)。此外，賽姬突破無意識以尋愛的壯舉，象徵著大母神所代表的引誘異性承傳物種的生育原則，正式讓位於兩性接觸的愛情原則，由此帶來意識與自我的發展 (呂健忠：〈中文版序〉，頁 35–37)。由此，在故事中，賽姬接受考驗並決定自我的犧牲奉獻，使她的自我得以提昇，而所愛的男人也因此成長。⁴⁵

呂健忠認為，賽姬故事揭露一英雌歷險的原型，也是「兩性關係始於『性慾』、經『性愛』而進境於『愛情』的歷程」(呂健忠：〈中文版序〉，頁 41)。其中要義，可以神話中常見「死亡婚姻」之意涵加以闡釋。⁴⁶「死亡婚姻」中包含著少女形態的死亡，其意味著：

停止自我的成長與開始真實的人生之間，一個真正神秘的結合。同時經驗少女、婦女和初為人母三種身分，在這種蛻變中含悲忍苦體嚐她自己的存在：這經驗是婦女獨有的，而且僅限於婦女對這個生命的原型仍能有所作為的那一段期間。(頁 87)

原始少女面對著一個無可避免的死亡婚姻，或可說其中有著一個抉擇，究竟她是要殺死前來迎娶她的野獸，或是犧牲自己，接受少女形態的死亡，成為一個婦人、一個母親。簡言之，女性的自我認同實現於以下的過程中：

學會去愛野獸，使她覺醒、覺察到包裹在獸性 (因而是不完美的) 真實愛欲形式裡的人類愛情所具有的力量。或許，這呈現了她真實關係功能的覺醒，使她能夠欣然接受自己原始意願中的愛欲成分，……。⁴⁷

在女性經歷少女之死後，將以母親的身份重生，這便是女性共有經驗的核心，而妻與母的身份經驗主要是一種透過犧牲而蛻變的存在感。在這蛻變的歷程中，女性的心靈經歷了主動追尋愛慾的苦難，通常是由少女到妻子、母親的歷程，因而自我覺醒，發展其意識作用

⁴⁵ 賽姬除了必須對抗大母神象徵的生育原則外，還必須征服她的情人，使他從大母神身邊的兒子情人，轉變為人間情侶，亦即由超個人的領域進入賽姬的個人領域。同前註，頁 108。

⁴⁶ 艾瑞旭·諾伊曼指出：「不計其數的神話與故事記述命中注定的婚姻，少女成為獻給妖怪、惡龍、男巫或邪靈的犧牲品，這在女性刻骨銘心的經驗中也是一場聖婚。」同前註，頁 86。

⁴⁷ 榮格 (Carl G. Jung) 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臺北：立緒文化有限事業公司，2001) 頁 154。

與自我整合。

此外，婚姻也可以被理解為女性在父權社會的「成人」儀式。⁴⁸或可理解為女性須透過婚姻被接納成為社會一員，並經由生育而得到肯定，甚至得以分享父權家長的部分權力。賽姬故事中除了顯示兩性的原型關係之外，亦間接揭露處於父權社會中的女性愛慾之命運，事實上也與婚姻和生育密切相關。

(2) 白娘子所代表的女性愛慾之原型意義

白蛇傳說顯然和賽姬故事有著不同的文本結構和文化背景，後者對抗的是陰性無意識，以及母系氏族禁止與男性建立個體關係的原則；而白娘子面對的則是陽性意識所建立的父權社會。雖然兩者的愛慾經歷與結局並不相同，但卻同樣指向女性自我成長和愛慾之間的關係，因而可以互相參照。

賽姬故事中揭露，女性自我發展與愛慾之關係，主要有三階段。

第一，尚未發展出完整的自我意識，由大母神原型所象徵的無意識主宰。人神之別的地位差異使她無以得識愛樂（愛慾）的真面目，其時的兩性關係仍處於蒙昧的無意識階段中。直到禁忌的打破，才開啟她瞭解愛樂的真面目，並主動追尋愛樂，同時發展自我意識的旅程。

第二，以賽姬因為愛而意識到她的自我，進而突破蒙昧的無意識狀態，透過死亡婚姻而重生蛻變，以期經由和異性建立兩性關係以瞭解愛慾，整合自我，擺脫永恆的少女心理狀態，成為父系社會中的母親和妻子——不再是男性強取豪奪之下的受害者，而是主動愛男性的女人。這是陰性生命中決定性的一刻，亦即掌握自我與愛慾的權利與自由（頁 98-99）。

第三，因為與異性接觸而認識了愛慾之後，賽姬必須把自我從陽性意識的決定性影響中釋放出來，並接受她身為陰性的自體經驗的引導（頁 136）。為此，她必須經歷四項苦役的考驗，以統合其心靈中陽性意識與陰性意識兩種成分（頁 38）。她最後向下至冥府的「英雌之旅」（頁 122），便是考驗其自我的穩定度，然因為賽姬願為悅己者容，遂再次打破禁忌，致功敗垂成，陷入昏迷。但也因為她選擇為愛情做出具有自我意識的犧牲，展現她保有女性自我的主體性，即為自己的選擇負起責任——愛慾與生育雖是女性的一種原始本能，但也可以是獨立的醒悟：「將自己推向跟愛樂建立個體關係，也就是推向愛情和意識。」（頁 128）

在第三階段之後，男性伴侶在此兩性關係中扮演一重要的角色。賽姬為愛豁出性命以

⁴⁸ 康正果：《重審風月寶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頁 210。

取悅愛樂，雖然任務失敗，卻因而感化愛樂成人，使之具有人間情侶的成熟特性。至此，賽姬和愛樂的兩性關係終能在賽姬願意付出自我的行動與犧牲中，始於「性慾」、經「性愛」而進境於「愛情」，同時象徵她和愛樂徹底擺脫無意識的控制，女性統合自我意識之完成。

最後，賽姬被迎入父系神譜之中，提昇位階，獲得認同，並生下名為「歡樂」的女兒。艾瑞旭·諾伊曼認為賽姬被封為女神，成為愛樂的妻子，這一跳級躍升，即象徵靈魂具有神性，隨愛而生的蛻變具有神化的作用，這使女性不再只是從屬於集體的生育工具，乃是擁有可以容納也可以付出愛的靈魂，具有獨立而特殊的個體性（頁 140）。

白娘子可說是接續賽姬之後的英雌，在陽性意識主導並壓制陰性意識的社會文化中，以蛇妖的姿態與身份為愛慾進行冒險追求，為女性的愛慾在意識主宰的陽性世界中，寫下另一種陰性自我的發展成長與經驗體會。總結白蛇故事之原型意涵與其形象轉變之發展，約有如下要點：

1. 白娘子主動與許宣（仙）建立兩性關係，象徵著以來自無意識的強烈愛慾接觸父權社會中的陽性意識和原則，其間引發蘊藏本能與理性、情與法、獸與人、女與男之衝突的相關母題，另可延伸出女性自我呼求愛慾和渴望解放本能自由的意涵。此時的白蛇形象從惡獸型進化至半人半妖，仍受到陰性無意識的影響。

2. 人蛇之別的位階差異使白娘子經歷來自父權社會的既定律法、男性強權、理性原則之挫折與考驗，使其在追隨許宣（仙）的歷程中，逐漸學習面對人間以父系為主的理性（陽性）意識與宗法原則：官司的追捕、男性主人的騷擾、與道士、捉蛇者和法海和尚的鬥法。

3. 現形驚人乃是禁忌的打破，不論是他人無意間窺見白娘子原形而告知許宣（仙），或是許宣（仙）端午驚見其原形而死，皆開啟她在父權社會中欲建立兩性關係而須付出的自我犧牲：上天庭盜草救夫、水淹金山尋夫，生子後遭受鎮壓。其在婚姻與生育和被鎮壓的自我犧牲，雖仍未受到父權社會（父系宗法原則與理性意識）的認可，⁴⁹但其卻因此進一步自我完成（修煉成人），因為她的自我犧牲感動許仙（馮本中的許宣未為所動），終獲得有情的回應，也得到民間大眾（母系重情原則與陰性無意識）的同情，成為日後形象飛昇轉變之基礎。

4. 白娘子之子中狀元祭塔，白蛇出塔，法海度其與許仙雙雙成仙而去：這除了顯示民間大眾對愛情自由的渴望與大團圓結局的偏愛，更可引伸為女性被認可的要件是其所擁有之兩性愛慾，以能滿足傳宗接代、光宗耀祖之父系宗法原則為主，若有違者，必須鎮壓其愛慾，甚至和陽性世界隔離，以封閉斷絕之。法海與許宣的形象轉變，也導因自白蛇為愛

⁴⁹ 王溢嘉指出，馮本中白娘子被鎮壓呈現的是重社會秩序的父亲原則與重人間情愛的母系原則，兩者彼此衝突，母系反撲而遭到父系壓服的結果。王溢嘉：〈蛇之魅惑與心之徬徨——試析白蛇傳〉，《古典今看——從孔明到潘金蓮》（臺北：野鵝出版社，2002）頁 142-143。

追尋與犧牲的勇氣之影響，因而感動許仙和民間大眾，顯現出人間情侶能共患難相扶持的成熟特性；法海也由無情的鎮壓者轉變為成全白蛇一家團圓，並度成兩人飛昇為仙的融情於理之執法者。

雖然白蛇故事最後終於演變出一個圓滿的結局，但是相對於賽姬故事逕以誕女封神的歡樂結果及深刻寓意，白蛇故事中的父權社會和男性伴侶對追尋愛慾的女性之態度顯然有所不同。

白娘子放棄當一個吞噬男人的妖怪，意味她擺脫無明本能的束縛；賴芳伶指出白蛇的「情慾自主」，「好像並不稀罕得道成仙，她要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世愛欲」，因此她更主動安排自己與許宣的婚事，一心想和他當人間「長久夫妻」。⁵⁰然而她的努力擺脫不了父權社會的階級規範和偏見，也無法開釋許宣的矛盾與猜疑，因而才有後續一連串的試探與鬥法。最後，白娘子被鎮壓在象徵父系原則及權威之理性教條的雷峰塔矗立之下，顯示許宣無法自我克服內在愛慾的矛盾，更使得白娘子無法以愛慾在男性社會立足，由此帶來苦難和分離。即使後來增添白娘子之子中狀元，或是法海帶領她和許仙成仙的情節，使她得以出雷峰塔，都已是盡去愛慾本能之影響，而突顯出父權所認同的世俗價值與理性教條。⁵¹置身於此又該如何自處？這便是女性必須面對的一種自我抉擇。

事實上，白娘子所追尋的愛慾，正是一種提昇於性之上的存在狀態，如前言中所提到的，是對自我完成的一種希冀、慾求，以及永恆的探尋與擴充。然而，如賽姬故事所揭示的，自我完成對女性而言，往往意味著一場「死亡婚姻」，其奧秘為死亡與重生，乃在犧牲中帶來新生命，也帶來自我提昇。因而，白娘子勢必面對一場與自我犧牲有關的考驗。楊牧（1940-）曾以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比喻白娘子，其中亦指向了犧牲的主題：

他的性格是我們凡人蠢蠢欲動的一種性格，這個性格急欲分離提升，可是我們又充滿了恐懼和戒心，不敢加以充分發展，因為我們不敢輕言犧牲，乃設想創造出一個超越的巨神，請他執行我們的精神反叛；他的受難也只是象徵，我們不只同情他，我們崇敬他，以他的奮鬥為我們向上的鼓舞。⁵²

由此，白蛇也是一個象徵，在男性眼中她或許代表令人又迷戀又恐懼的強烈愛慾；然而，她真正對人類的啟示卻是要勇於追求，甚至不惜犧牲以提昇自我。她或可代表著女性整

⁵⁰ 見賴芳伶：〈〈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析論〉，《興大中文學報》第12期（1999），頁55。

⁵¹ 賴芳伶亦言，縱然民間同情白蛇，漸增種種細節，但「白娘子的『救贖』，還是得等待一個在世俗價值中成器的『兒子』」。同前註，頁58。

⁵² 楊牧：〈許仙和他的問題〉，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314。

體，展示女性以生以死的愛慾力量，以及由此力量而來的一種關於勇於面對自我、提昇自我，甚至犧牲自我以求新生的心靈歷險。換言之，在父系原則之下，此一經歷愛慾以體嚐自我存在的心靈發展中，混雜痛苦與喜悅之蛻變，形成了一種必須面對、自我抉擇的女性命運，甚至成為一種兩性關係的原型，且根深蒂固於集體無意識中流傳下來。

三、《青蛇》中的女性愛慾之原型意涵與其詮釋

(一) 李碧華改寫古典的特色風格與女性愛慾之關係

改寫古典文學作品是李碧華的風格特色之一，許子東指出，她往往藉由改寫人物性格或生死輪迴，讓古今對應，在歷史與政治事件或古典文本的空隙中闡述人性幽微複雜的慾望，並加以嘲弄批評，因而稱其「擅長處理嫉妒、爭奪、背叛、誘惑、古今荒誕穿插、情慾與政治的畸形關係」。⁵³於是，淒美動人的白蛇愛情故事，到李碧華手上，便加上了現代女性的眼光而有所轉化，創造了不同於白娘子的新女性——青蛇，並讓她顛覆人蛇相愛的傳奇，訴說男女愛慾的真相。雖然看來標新立異，截然不同於原來的白蛇傳說，不過，因為李援引白蛇傳說進行創作，或無意地調動了其中的女性愛慾和原型意涵，因而，《青蛇》縱然創新，卻也在以白蛇傳說為基礎的改寫中，有所繼承了白蛇所象徵的女性愛慾及其命運之原型關係。當李碧華藉《青蛇》為我們指點人性，參透愛慾之際，原型也透過原始意象向我們說話。以下試論李氏筆下青蛇、白蛇因追尋愛慾而自我發展之心理歷程，論述其所呼應於白蛇傳說中關於女性愛慾與命運之原型意涵。

(二) 青蛇，原型愛慾混沌之鑿開七竅：女性自我意識在愛慾中的啟蒙與成長

蛇形象具有雌雄合一的雙重性，是世界性的文化現象，其原型可涵融兩性所包含的各種愛慾形態，如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等。⁵⁴在《青蛇》中，除了青蛇所體現的女女、

⁵³ 李小良：〈邊緣寫入中心：李碧華的「故事新編」〉，見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同註6，頁290。

⁵⁴ 在白蛇傳說較早的一種版本中，有青蛇本為男身之說。因鬥法輸給白蛇，故化身為女子，做白蛇的婢

男女之間的愛慾形態外，連法海也被賦予了男男之間的愛慾可能。蔡春華指出，在青蛇、白蛇、許仙、法海所形成的四種關係中，李碧華有所寄寓：

這是借助對古老傳說的改寫，用以窺探男性與女性、女性與女性、男性與男性之間存在的關係裡所隱含的內在心理態勢，亦是試圖對人性最為隱秘的情愛心靈世界的探險。⁵⁵

因而，青蛇可說是象徵女性愛慾最初之心理的原型，蘊藏愛慾各種可能的一團混沌。當她隨著白蛇漸漸涉入人間生活，混沌的愛慾也慢慢鑿開七竅，發展出她獨特的自我意識，並見證著人間的各色愛慾糾葛。

1 母系原則：不愛男人的女人

在與白蛇相依過日的年歲中，兩條蛇未經人事，終日吃飽便倒頭大睡，百無聊賴，「盤錯糾纏著，不知人間何世」（頁 249），彷彿一直處在無意識的狀態，有著遠古母系氏族的女性團體之痕跡。對母系氏族的女性而言，生育與性慾無關，更與愛一個男人的深刻體驗無關，因為就其處於大母神心理原型而言，她們是「『處女』：一種獨立於個體男性的創生原則」。⁵⁶因而，當白蛇與青蛇尚未被騙吞食七情六欲仙丸之前，在她們的小小女性團體中，除了幻化人形作為消遣，也「勤於裝扮，好叫對方耳目一新」（頁 255），兩女孤芳互賞，過得簡單快樂。對於男人，她們只道是一種「叫女人傷心的同類」（頁 255），對於歷史上著名的男子負情故事，青蛇甚至不耐煩地表示：

那與我無關的故事，他人的傷心史，冊籍上的豔屑。真的，有什麼好聽？我最大的快樂是吃飽了睡，睡飽了吃。五百年不變。（頁 255）

那是因為她尚未親身體驗，對於愛戀異性的愛慾無法同理想像。此時的白蛇與青蛇是姊妹、同伴、母女，其中還有青蛇對白蛇隱約曖昧的同性戀情愫。因此，在青蛇於院中情挑許仙之後，白蛇第一次向青蛇攤牌，兩人僵持時，白蛇動之以姊妹之情，而青蛇的反應是：

素貞過來，把我緊緊摟纏住。

女。可見「蛇」意象具有多重與轉換性別之特色。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98-201。

⁵⁵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94。

⁵⁶ 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同註 14，頁 278。

那麼緊，喘不過氣來。

我的回報也是一樣。

——如果這不是因為愛，便是恨，反正都差不多。(頁 320)

接著，為穩住許仙的心，白蛇決意要青蛇走時，她便有了被遺棄的孤寂感：「也許世上本來沒有我，是先有素貞，素貞把我種出來，她不要我，我便枯萎。」(頁 323) 這兩場景皆具體呈現了青蛇對白蛇所懷有的複雜情感。蔡春華分析青蛇與白蛇之間的感情：

(1) 從男性與女性關係中昇華出的對女性的憐憫和對男性的仇恨；(2) 青蛇本身就是叛逆之蛇，跨越正常的符合傳統道德的異性愛界線也是叛逆的一種表現形式；(3) ……是禁欲制度下受到極度性壓抑的古代女子主僕互相慰藉的情結。⁵⁷

其實，同性戀也可以是一種隱喻，就母系氏族以團體支配個體的心理而言，青蛇對白蛇的愛戀，可說是突顯其心理意識之傾向，首先是對於女性團體有著極大的向心力，再者，那是對接觸愛慾之前所獨有的少女式完美多有眷戀，畢竟，少女心理乃一避開意識覺醒而成長停滯的狀態，孤芳自賞即為典型行為，故不必懂得愛慾，以及女性在死亡婚姻中將受的命運與苦難。⁵⁸她們倆幻化人形以裝扮消遣過日，便是未識愛慾為何物的典型少女心理的呈現。是故，日後白蛇發現青蛇與許仙偷情，決絕地說憎恨她時，青蛇一陣思緒起伏，最後想起從前的日子：

她曾愛過我。在她剛想恨我，疑幻疑真時，不能繼續恨下去了。我見過她把花研成汁，染在裙裾上飄香。花死了，花的種種好處，一縷芳魂，隨著舉止，戀戀依依。(頁 342)

青蛇這一段憶想，可以說是對姊妹倆從前純真時光的懷念，也因為她對白蛇的依戀而無法接受眼前白蛇對她永無休止的憎恨，因而她決定轉身拿劍，以死亡結束兩人的決裂。雖然她們是為了許仙而競爭，但她們並未完全將對方視為仇敵，青蛇的心念起伏也呈現她們告別少女心理，來到人間沾染愛慾，陷入三角糾纏之後的迷惘與無奈。

未入人世之前，青蛇亦曾力勸動了凡心的白蛇，云：「姊姊，真的，人類，一朝比一

⁵⁷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202。

⁵⁸ 艾瑞旭·諾伊曼 (Erich Neumann) 著，呂健忠譯：《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同註 44，頁 127。

朝差勁，一代比一代奸狡，再也沒有真情義了——但我永遠都有」（頁 261），這可以視為她向白蛇的告白，也是向她們小小的女性團體的輸誠，其中有著典型的母系氏族概念，對向來強調對立，又往往以毀滅方式處理對抗者的父系原則有所仇視。此外，青蛇為一愛慾混沌，自然也包含鍾情女性，這一常發於人心的情感形態。

2 人世愛慾的啟蒙：青蛇自我意識的發展變化

母系氏族最大的特色是以非個人的生育原則為前提而與男性有所交集，但不允許個體與男性建立關係，因而禁止了對男性的愛慾。是故，當白蛇動心起念希望有一個男人愛她時，青蛇雖然不懂得男人是什麼，但她毫不掩飾對男人的反感，提醒白蛇男人是質素欠佳的動物，而且明顯地退步。（頁 260）然而，當她因為寂寞追隨白蛇來到人世，由於白蛇整個心都放在許仙身上，旁觀著他們兩人的恩愛既覺受到冷落，又不甘寂寞：

我在他倆上面，目睹這發生在春天的，神秘的事件。他倆便是一對了，每朵花都有一隻蝴蝶，我不知道我有什麼？我的落力和熱誠，有什麼回報？——從未試過像此刻突然的寂寞。（頁 284-285）

因而她「漸漸的，漸漸的心頭動蕩」，（頁 305）開啟了對男性的愛慾本能。

隨著青蛇對許仙的傾心，大母神生育原則讓位於兩性接觸原則，青蛇的自我意識開始發展，甚至顧不及姊妹之情，在三番兩次的逗引之下，最後竟搶在白蛇與鶴、鹿二仙童打鬥之際，青蛇與剛返陽世的許仙一同背叛了白蛇。（頁 333-337）這一次性啟蒙，對於青蛇而言，既是在三角關係中，確定自己在許仙心中的地位，也是在心理意識中排除對白蛇在她之上的信服，以及其所象徵的女性團體之影響，從而確立她的獨立自我。透過與許仙的溫存，青蛇踏出成人的第一步。

及至後來，青蛇不分敵我，又為如磐石般傲然挺立的法海所吸引，突顯了她強烈的愛慾本能，既膽敢誘惑法海，顛覆他正經剛毅的形象，也顛覆了女性愛慾務必堅貞的迷思。針對這點，蔡春華指出，「青蛇以身（現世的情欲、女性的身體）試法（佛法、法海）則完全是小說的再創造」，⁵⁹這是李碧華剖析愛慾的現代眼光，但亦呼應了心理發展中，理性與愛慾、父性原則與母性原則的對峙。

此時的青蛇，已具有較為獨立與自主的自我意識，憑其本能與內心的情感任意而行，既孺慕著白蛇，卻又貪戀許仙的溫柔、嚮往法海的堅定，在各種愛慾的可能之間來回穿梭。

⁵⁹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95。

然而，她的自我發展之完成卻必須等到白蛇被鎮壓之後，她方才經由見證白蛇的犧牲而體會深刻。

（三）白蛇，俗世生活中的賢妻良母：女性愛慾與命運的典型展現

1 白蛇的自我意識

李碧華以呂洞賓遊戲人間，為了「一時的玩樂」，誑她們倆吃下七情六欲仙丸，除了取材自民間流傳的呂洞賓風流又好戲弄人的形象外，更意有所指地暗示，對於女性而言，男人往往是慾望的開端，愛慾禍患之首。另一方面，呂洞賓給她們「留下一個湯圓攤子」，（頁 258）正是要她們開了愛慾的竅，待完成歷練，圓滿人生的體驗之後，或能證悟她們被挑揀中的命運所為何來。對於她們而言，體驗人世愛慾正是一次修道成人的試煉，也是她們進入人間的成人禮。

因為「早思想五百年」（頁 253），白蛇的自我意識一開始就比青蛇強，故而也較早面對愛慾的抉擇與命運。對於她和青蛇是「與別不同」、「冥冥中被挑揀出來」（頁 252-253），長生不死，以修煉為業之命運，她是坦然處之，並且頗有智慧地指示青蛇：「好處是慢慢才領悟到的。」（頁 252）即使她尚未參透命運，但她已具備豁然接受的心理。因而當她作出決定，便堅持到底，與青蛇的懵懂莽撞形成對比，也因此面對不同的愛慾試煉。

先動心的白蛇無意中作為青蛇入世的導師，為她示範人的愛慾，既挑引起青蛇的愛慾本能，也讓青蛇旁觀、介入她和許仙之間的糾葛，並借此對男女愛慾作出理性的分析，進一步見證白蛇因愛慾男性而犧牲自我之命運，從中牽動其自我的成長。

2 白蛇的抉擇與命運：犧牲自我以跨越差異

（1）人蛇之別挑戰

李碧華對白蛇的刻劃描寫仍不脫原來舊文本的角色設定，仍是一心愛許仙，努力成為賢妻良母的傳統女性。較為不同的是，李筆下的白蛇多了幾分心計，懂得利用孩子達成逼迫青蛇放棄許仙的目的，也多了心理情緒的刻劃，如面對青蛇的介入和許仙的軟弱，有愛而不被愛的痛苦。

西蒙·波娃曾指出，少女在做一個以自己為主的人和做一個女人之間感到矛盾，因為

在視女性為他者的社會中，女人的角色被設定為沒有自我的——眼前的命運是結婚、生子，以更加妨礙自我發展的婚姻和母職取得有限的社會地位和尊嚴——是一種「鍍了金的庸俗，沒有野心，缺乏熱情，在悠長的歲月中重複地度著毫無目的的日子，讓生命悄悄地滑向死亡」。⁶⁰然而，已然具有自我意識的白蛇卻正是為了當一個庸俗的女人，拼盡一切努力，連尊嚴都放棄。如，為了救被她的蛇形嚇死的許仙，白蛇上闖天庭拼死搏鬥、向南極仙翁下跪求草，雖然驚險成功，但青蛇心知肚明，在哀求的過程中：

素貞實無條件付出了自尊，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為了她的愛。(頁 340)

然而，當她奮不顧身救護所愛時，回家卻發現所愛的男人與姊妹共同背叛她的殘酷事實。透過青蛇的眼光，氣若游絲的她，仍急著先向許仙交代：

「你剛才見到的蛇，已被我殺掉了！」素貞無限悲涼。(頁 340)

白蛇話中殺掉的蛇，其實是她的自我。以自我的犧牲換得被接受成人的認同，這也是當初她變形走入人間的目的一一透過愛慾，尋求世間價值對其自我的接受與認同：

我仿佛見到一個剛剛足月的胎兒，正在母體子宮中不耐蠢動。

是的，素貞的心已去，大勢已去，她要逃離這濕冷的洞穴和這一身腥臭的鱗片，留也留不住了。(頁 262)

然而，古代父權社會將個人愛慾驅趕至動物性層次，⁶¹為了獲得社會群體的接受認同，個人的個體性被抹殺壓抑，因而白蛇的犧牲自我遂是不可避免的命運。青蛇曾嚴正指出一條蛇是被人看不起的，而且當一個人對蛇而言，也十分艱辛：

還有，你要天天接受太陽的炙曬，令自己的血變暖；你要用針線把分叉的舌頭縫合，令它變短；你要堅持直立，不再到處找尋依憑；你要辛勤勞碌，不再懶惰……還有，你要付出愛情，否則交換不到什麼回來。(頁 261)

⁶⁰ 西蒙·波娃對女性自我發展受到婚姻和母職之負面影響的說法與上述引文，參見鄭至慧：〈存在主義女性主義〉，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 95。

⁶¹ 隨著一夫一妻制的出現，雄性憑借著獲取遺傳他自己部分給後代的能力，而獲得了一種作為個體的價值，但卻以體驗他心理傾向與他的動物特性之間的衝突為代價，因而雄性心中一直有著不安全感，故父系社會往往以理性阻止欲望，制定規則以維持秩序。見〔意〕肇嘉（Luigi Zoja）：《父性：歷史、心理與文化的視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45-46。

青蛇所言，彷彿人魚公主的變人模式，白蛇必須徹底改變自我，既要忍受變形的痛苦，一切又以得到對方的愛為目標；若是失敗，則自我亦將幻滅烏有，也彷彿預告白蛇的犧牲自我與被鎮壓，也將是一次理想的幻滅。如此亦間接揭示女性於父權社會中被視為他者之地位，以及其必須依賴於男性，以馴順的愛交換存在價值的境況。

(2) 在女性團體與愛慾異性之間的抉擇

有了七情六欲之後的白蛇，開始想要有一個男人，她想要的是「只要一個平凡的男人」，能給她「平凡的愛，與關心。噓寒問暖，眉目傳情。一種最原始的感動」(頁 261)。因為她見識過才子往往變心負情，以為平凡便能長久：

一個女子，無論長得多美麗，前途多燦爛，要不成了皇后，要不成了名妓，要不成了一個才氣橫溢的詞人——像剛死了不久的李清照……她們一生都不太快樂。不比一個平凡的女子快樂：只成了人妻，卻不必承擔命運上詭秘與淒絕的煎熬。(頁 298)

這是白蛇對凡人夫妻生活的想像和憧憬。因而，白蛇認為只要她「稍為降低自己」(頁 260)，便能和平凡男人過著「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簡單生活。可見，在她的自我意識中，是願意稍降低自己，犧牲一些，以得到愛。李小良曾批評李碧華小說的女性人物往往缺乏主體性，依附他人而存在，並認為《青蛇》壓抑了女同性愛，而突顯了父權異性愛建制，因為白青二蛇(女人)必須知道男人是什麼才能成為「人」的設定，似乎隱喻著女人是不完全的人。因而，《青蛇》雖然有所顛覆，其女性主體意識卻是不穩定的。⁶²事實上，李小良此論只以性別情欲對政治、社會的解構、顛覆為主要標準，但如顧及通俗言情小說的主題特色、李本身遊戲的寫作態度，以及小說所論及男女愛慾的整體意涵，⁶³再自艾瑞旭·諾伊曼所論而觀之，上述對女人與男人之間的愛慾關係之設定，或許可以視為呼應著心理

⁶² 李小良：〈邊緣寫入中心：李碧華的「故事新編」〉，見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同註 6，頁 214-222。

⁶³ 艾曉明曾以白蛇故事的流變對比《青蛇》，認為其中有不少戲仿的趣味，其寫作態度可說是遊戲於傳奇之間。又言：「而她之誘惑許仙，與素貞對峙，試探法海，則演繹出世俗男女的感情追逐。而李碧華之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令傳奇荒誕化的效果也主要是由小青完成的，……。也可以說，李碧華是循著傳奇的老路，一邊寫，一邊奚落著。」見艾曉明：〈戲弄古今：談李碧華的《青蛇》、《潘金蓮之前世今生》、《霸王別姬》〉，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1999 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575-576。

學上一種典型的女性意識，稱為「牽繫」(relatedness)，乃指與意義重大的人建立並維持良好的相互關係，其特性包括接受、信任、理解與影響。⁶⁴因此，女性個體化以及女性的精神發展往往透過愛慾而完成，透過愛，女性發展的方向不只是朝向愛慾，更是朝向自己。

是故，由於白蛇愛慾的對象是許仙，當她必須在許仙和青蛇之間擇一時，她毫不猶豫選了前者，因為「挑中了不可以退換」(頁 269-270)的抉擇已作出，她情願接受隨之而來的一切命運，這也是陰性無意識讓位於自我意識的階段，自主選擇愛慾的對象，卻也必須承擔相應的代價。當她第二次與青蛇談判，雖然明知留不住許仙的心，仍告知青蛇她懷孕了，並執意要「做一個『真正』的女人」，「以後，還要坐月子，喝雞湯。親自奶孩子，到他大了，教他讀書寫字……」(頁 346)，因為這一切都是白蛇她自己揀的，她情願。(頁 346)白蛇為了得到當初所設想的平凡人間之夫妻恩愛，她不僅犧牲了與青蛇的姊妹之情，也徹底告別了她最初在少女原型階段中發展出的自我意識。

李碧華所塑造的白蛇較之白娘子的堅貞強韌，可說有過之無不及，這也反映出古今婦女共有的且難以避免的一種自我發展之困境：藉艾瑞旭·諾伊曼所言之「牽繫」而論，由於愛慾男性，女性在自我穩定方面往往受到威脅，必須為了獲得愛慾而放棄她已發展出的自我。⁶⁵此時的白蛇為融入人間的宗法社會盡了全力，仍對許仙抱著愛情的期望，所以她說：「我愛他，不能回頭了」(頁 346)，儘管後來許仙給她的是「叫人軟弱無能」、「萬念俱灰」的快樂和覺悟。(頁 304、386)相較於青蛇彷若現代女性的自由，較少傳統的包袱，又有類似於母系氏族對於男人的反感，白蛇所展示的女性愛慾，是一經抉擇，便有了定命。

(3) 法海鎮壓的結局

在賽姬故事中，她自懷孕期已然開始覺醒踏上獨立之路，並將她推向愛情與意識，進一步和愛樂建立個體關係。賽姬的自我意識則自少女的孤芳自賞發展到成為女人、母親的忘我與犧牲奉獻。這樣的轉變也發生在白蛇心理上，然而賽姬在最後的苦役中，因為犧牲自己以取悅愛樂而成功，並使愛樂因她的愛而成熟，進而拯救了她；相對於此，白蛇與人間男子相戀結婚，又往天界盜草，則是向上往陽剛世界冒險的旅程，為救許仙，不惜冒死一搏，然而許仙不但背叛她，甚至引來法海將產子之後的她收伏鎮壓。當法海威脅著要他讓開，否則連他一起收拾之際，青蛇只見他「抱頭飛竄退過一旁。那麼快，那麼無情，那麼可笑」，(頁 386)終使白蛇失去保護，在萬念俱灰之下被鎮伏。許仙對白蛇的背叛與無

⁶⁴ 艾瑞旭·諾伊曼 (Erich Neumann) 著，呂健忠譯：《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同註 44，頁 177-178。

⁶⁵ 艾瑞旭·諾伊曼 (Erich Neumann) 著，呂健忠譯：《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同註 44，頁 124。

情，既顯示其並未俱備作為一稱職之人間情侶的成熟性，透過他對法海言順從，更隱約透露中國古代父權社會可以接受女性的忘我犧牲，但無法在男性主控的社會中容見女性的愛慾，以及其所主導建立的兩性關係。

賽姬與白蛇悲喜迥異的結局，除了東西方愛慾文化的差異影響外，主要是兩者所對抗的打壓與考驗分別來自陰性無意識與陽性意識。由此差異可見，女性即使經歷忘我與犧牲，其愛慾的自主權與追尋行動在父權社會文化中最後仍將被壓抑；換言之，在西方神話中，肉身凡胎的女人可以憑著一股追尋愛慾的忘我犧牲而擊敗大母神，獲得心靈之愛，達至自我意識之完整發展，然而，面對同樣都是凡人的父權社會，女性的忘我與犧牲卻被視為無關愛慾的當然之事，無法撼動男性的心靈使他們進而成熟為人間情侶，為女性扛下愛慾的半邊責任，自然女性的自我發展也是受到限制的。

艾曉明認為，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在白蛇傳說所演示出傳統女性追求人間幸福而不可得的悲劇之上，李碧華的《青蛇》又發展了女性形象的癡情和人間性，和男性角色形成對比，由此突顯了女性的愛慾命運：

無論是柔順纏綿的白娘子還是嫵媚挑達的小青，她們在感情的強烈程度和道義承擔方面都勝過男性。小青與白娘子的衝突因白娘子要做母親而和解，這個和解代表了對女性命運的認同。……而懷孕生子的描寫在李碧華的小說裏非常關鍵，成為小青讓步，素貞戰敗，法海施暴和許仙負心的一個聚焦點。李碧華或許不是前衛的女性主義作家，但對女性的哀憐，對愛情幻象的嘲諷，這都是不言而喻的。⁶⁶

不過，李碧華改以青蛇為敘述主體，顯然仍有不同於傳統的寓意於其中。她最後安排文革為雷峰塔倒的契機，除了暗諷文革之外，更是要藉一場大破壞，正式將被鎮壓的人的愛慾從傳統權威、極端的理性、教條等中釋放出來，讓白蛇在一個破四舊、非理性、非親情的動蕩時代重生，使其所象徵的女性愛慾迎向新的苦難與新的重生，並讓青蛇奪回敘述權訴說自己的故事，以此宣告女性的愛慾自主。這是現代女性面對愛慾時較傳統女性自由之處，憑著智慧與勇氣，可以一次又一次重新開始，在多變的愛慾場中競逐與抉擇心靈之愛。總言之，《青蛇》借翻案古老傳說所反映的現代女性之愛慾境界，雖然明確顛覆了男女情愛的既定思維，卻也正如朱崇科所言：「李碧華以她對女性角色的獨特體驗和深刻觀察，既寫出了她們的慾望與追求，同時又傾注了對她們悲劇命運和自身弱點的洞若觀火的悲

⁶⁶ 艾曉明：〈戲弄古今：談李碧華的《青蛇》、《潘金蓮之前世今生》、《霸王別姬》〉，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1999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同註63，頁571-583。

憫。」⁶⁷在顛覆嘲弄之餘，李筆下所刻劃的白蛇與青蛇雖是性格有所不同，但對白蛇傳說中所蘊含之女性愛慾與自我發展之歷程與命運亦是有所呼應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父權社會中並不認同女性非理性的情欲及由其主動的性愛關係，是故，蛇女往往承載負面的性想像，並且其一旦觸犯愛慾的禁忌，必將被嚴懲，如白娘子被鎮壓一般。事實上，愛慾的本有正面的性質，蔡春華曾言，在民俗儀式中，蛇可以代表男性之性力量在兩性生活中所起的神奇作用，而其原由實是來自對兩性相愛的美好期盼，⁶⁸這原本也是白娘子奮不顧身所追求的目標。

蔡春華分析當代與蛇形象有關的寓言時又言，蛇的糾纏激烈除了是對愛慾最原始的一種比喻之外，也可以延伸為暗示著人在「聽憑命運擺佈的恐懼與源自生存本能的苦苦掙扎」之間的心理，⁶⁹尤其是對於女性的異化處境與蛇女的變身追求愛慾而言，也寄喻著一種女性定命，儘管愛不易得，仍不得不犧牲自我去投入愛慾。蔡春華便直言《青蛇》中對男性的仇恨：

我總覺得，小說營造出的氛圍裡飄蕩著一種對男性的仇恨，並且由這種仇恨主導了眾多故事情節的發生。這種過份強烈的仇恨情感對小說而言也許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有可能阻礙人物性格與情節發展的內在邏輯的合理發展。青蛇與許仙的性愛是出自於本能欲望的驅使，這也是蛇形象原有的一種象徵話語，但經由青蛇而傳達的許仙人性的汙穢卻與蛇形象內涵本身無太大關係，這已是在歷史文化的語境下傳達對男女情愛欲界的現時感受。⁷⁰

她的觀察無誤，然而或亦可視為原型中母系氏族面對愛慾所帶來的自我犧牲之定命，其心理亦不免由此衍生出幾分對男性的仇視。此外，也正如青蛇所言，這是最為「當頭棒喝」（頁 392）的民間傳奇，尤其對憧憬愛情的女性而言。李碧華以其洞悉人情的遊戲姿態寫作，雖然不時顯出作者介入其中加以賣弄嘲諷的痕跡，但其中不無對人性與欲望在本質上的同情與領悟。對男性的仇恨固然存在，但也是因為太愛男人了，才會以恨鐵不成鋼的語

⁶⁷ 朱崇科：〈戲弄：模式與指向 論李碧華「故事新編」的敘事策略〉，《當代》第 179 期（2002），頁 133。

⁶⁸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28-131。

⁶⁹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78-179。

⁷⁰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同註 13，頁 195。

言塑造人物與故事情節。⁷¹小說中所瀰漫著仇視男人的氛圍，來自文本中懦弱無情的許仙與敢愛敢恨之青蛇、白蛇的對照。正如賴芳伶所言：「白蛇以生以死的內在趨力，讓她無畏於象徵人世最高制裁力量的官府權威，她以女人的本能直覺，曉得自己要的是什麼。她期待和他共同穿過愛情路上的一切障礙」，⁷²因而許仙的搖擺退縮更顯出女性擁有強大的、勇於追求付出的愛慾勇氣，男男女女究竟該如何愛慾彼此，令人省悟。

李碧華之所以顛覆白娘子與青青的理想化形象，固然有瓦解理性秩序，奪回女性敘述權之用意，但誠如王德威評論李碧華另一部作品《煙花三月》時所言，李碧華似乎「深自為愛欲劫毀的宿命所牽引」，因此當女主角現身說法，便展現出驚人的愛慾能量與勇氣，遠超過其愛上的對手，⁷³青、白二蛇亦是符合其說的典型代表。此乃由於她洞視人性與情愛、慾望之衝突，對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而致。⁷⁴其實或可說這是一種不得不發的同體情感所致，尤其是熟稔世俗男女愛慾糾葛的女作家。李碧華於專訪中對一個問題的回答頗能總結其對於人情世事的體悟：

問：死亡、背叛、誤解、孤獨、衰老、平庸，最害怕哪一個？最不在乎哪一個？
答：最受不了「背叛」，你一定曾提拔、保護、依靠、信賴，甚至愛這個人，後來的背叛是最大的傷害——但不能怨天尤人，那是自己選擇也是自招的。其他的全是生命歷程，不能逃避，只好從容面對。⁷⁵

或基於此種面對生命與人性的了然從容，她也得以調動了集體無意識之原始意象，召喚並體現出總體人類之愛慾的需求與匱乏。

此外，對男性的仇恨，固然不利於作品本身，但對現代女性讀者而言，卻可能是生活真實遭遇，或能感同身受的愛恨交織。在女性追求愛慾的歷程與心理發展過程中，心中所潛藏的母系氏族對愛情的疑懼和男性的恨意其實是必須加以克服的，方能形成重要的推動

⁷¹ 李碧華於其自述檔案中寫道，最喜愛的動物是男人，最討厭的動物也是男人。見〈李碧華私密檔案·水瓶座自白〉，「李碧華新浪部落格」，來源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afdce010000uw.html，檢視日期：2018.8.14

⁷² 賴芳伶：〈〈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析論〉，同註50，頁53。

⁷³ 王德威於文中同時論及黃碧雲，言其：「更看出女性愛欲的能量，遠大於她們的對手」，而李碧華「她也呼應黃碧雲式的哲學，深自為愛欲劫毀的宿命所牽引。」王德威：〈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II：香港的情與愛〉，《現代中國小說十講》，同註4，頁312、317。

⁷⁴ 顏純鈞曾引張愛玲的談話評李碧華的小說特色：「張愛玲說：因為是寫小說的人，我想這是我的本份，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李碧華也有這種清楚。」顏純鈞：〈香港女作家的天地因緣——李碧華、鍾曉陽、亦舒、黃碧雲〉，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341。

⁷⁵ 見〈李碧華訪問——雲淡風輕〉，香港天地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作家檔案」網頁，來源網址：http://www.cosmosbooks.hk/topic_3/page_2.asp?docid=18，檢視日期：2018.8.14

力，讓女性於經歷愛慾的自我發展與人我關係的糾結拉鋸中，有所取捨與成長，即所謂心理上的自我死亡與重生，最後得以重新整合人格，自我完成。⁷⁶這或許就是自心理意識上大母神退位，體制上進入父權社會之後的久遠以來，在生理上、心理上、文化上，女性一直與男性既對立又相互需要的矛盾心理所積澱出一種普遍性的歷程與體悟。

⁷⁶ 艾瑞旭·諾伊曼 (Erich Neumann) 著，呂健忠譯：《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同註 44，頁 134-13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馮夢龍編，嚴敦易校注：《警世通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
 〔清〕馬如飛、黃圖秘、方成培等撰：《白蛇傳合編》，臺北：古亭書屋，1975年。

二、近人論著

- （美）丁乃通著，陳建憲、黃永林、李揚、余惠先譯，《中西敘事文學比較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臺北：麥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王溢嘉：《古典今看——從孔明到潘金蓮》，臺北：野鵝出版社，2002年。
-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 王德威——：《現代中國小說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德）卡爾·榮格（Carl G. Jung）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
- 朱眉叔：《白蛇系列小說》，瀋陽市：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
- 朱崇科：〈戲弄：模式與指向 論李碧華「故事新編」的敘事策略〉，《當代》第179期，2002年。
- （美）艾梅蘭（Maram Epstein）著，羅琳譯：《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 （德）艾瑞旭·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呂健忠譯：《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
- 呂健忠譯著：《情慾幽林：西洋上古文學選集》，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 李亦園、王秋桂主編：《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6年。
- 李胤霆：《從李碧華「故事新編」看女性角色之再造》，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 李碧華：《霸王別姬 青蛇》，廣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
- 周蕾：《寫在家國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
- 林賀超：《香港小說中的情欲與政治》，香港：嶺南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2年。
- 侯春慧：〈白蛇傳奇與現代體驗——以李碧華小說《青蛇》為中心看一個傳說的流變〉，

- 《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09 年。
- 范金蘭：《白蛇傳說型變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 （德）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年。
- 高豔芳：〈現當代文學史視閥下的作家文學白蛇傳書寫〉，《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年。》第 36 卷第 3 期，2014 年。
- 康正果：《重審風月寶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
- 張錯：《批評的約會：文學與文化論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年。
-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臺北：麥田出版，2000 年。
- 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 陳炳良編：《香港文學探賞》，臺北：書林出版社，1994 年。
- 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年。
- 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3 初版，2004 二版。
- 程金城：《原型批判與重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年。
- 黃維樑主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1999 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董上德：〈「白蛇傳故事」與重釋性敘述〉，《中山大學學報》第 6 期，2007 年。
- （德）榮格（Carl G. Jung）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臺北：立緒文化有限事業公司，2001 年。
- （義）肇嘉（Luigi Zoja）：《父性：歷史、心理與文化的視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 劉紹銘、梁秉鈞、許子東編：《再讀張愛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年。
- 蔡春華：《中日文學中的蛇形象》，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年。
- 賴芳伶：〈〈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析論〉，《興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1999 年。
- （美）羅洛·梅（Rollo May）著，彭仁郁譯：《愛與意志》，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 「李碧華新浪部落格」，來源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afdce010000uw.html
- 「香港天地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作家檔案』」，來源網址：
http://www.cosmosbooks.hk/topic_3/page_2.asp?docid=18

In the Opinions of the Archetypes of “The Legend of White Snake” on Li Bihua’s Adaptation Novel “The Green Snake” About the Feminine Fate of Pursuing Eros

Wang Hsiu-shan *

Abstract

“The Legend of White Snake”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 Four Chinese Folk Legends”. A famous romance feminine writer, Li Bihua had rewritten it and renamed “The Green Snake”. Green Snake is revised to be the leading character instead of White Snake and even to be involv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White Snake and her husband, Hsiu Xian. So the great romance of this legend in her adaptation was subverted. However, the typical charm of Li’s novels can be considered originating from the connec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novels. There are some kinds of archetypes of pursuing eros and love called from the dialogues with ancient folk tales and modern times. Therefore, this paper would analyze the archetype elements in “The Green Snake” and announce the human nature and fates that affect the feminine self-developmen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with love and eros since long time ago.

Keywords: White Snake, Green Snake, Li Bihua (Lilian Lee) , Archetypes, Feminine Ero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